



國圖轉換了我的人生跑道

唐潤鈿

我於民國43年10月1日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。是年暑假我從臺大法律學系畢業，原在懷寧街李琳律師事務所工作。一天，教授第二外國語文的老師龔士榮神父以為我還沒工作，推介我到由南京遷來要在臺北籌備復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，龔神父說：「館長是在我教堂領洗的教友，到時候會需要大量工作人員。」這話牢記在我心中。後來我想一試，經過館長面談，我離開了工作一個月的律師事務所，進了國立中央圖書館。

那時借用教育部房舍作為籌備處辦公室，人員十來人，館長蔣復璁，秘書蘇瑩輝，總務組主任儲連甲，編目組主任任蘭及編輯林愛芳，特藏組主任昌彼得（善本書還在臺中霧峯），技工呂起森。他們都是在南京時代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第一代工作人員。此外跟我同時來到的一位中文打字員叫翁月里。

我因學法律，蔣館長希望我以後處理人事行政，那時人少事簡，要我先代理收發工作。館長說收發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所有進出文件及國內外的圖書都要經過這關卡，且不久就會收到大量的圖書。果然不錯，以後圖書與人員都在陸續增多中。

同年十月底我結婚請假，蘇秘書問我去那裡渡蜜月？我告以沒有經濟基礎，不渡蜜月，後因

工作需要，我只請了一星期婚假，便銷假工作。我重填人事登記表，加上丈夫與翁姑等名字。後來蘇先生告訴我，我的丈夫與蔣館長小同鄉，而且我的公公周承德還是蔣館長的老師。

一年以後，我生兒子請產假六星期。等我銷假上班工作，辦公室已遷到南海路植物園內。後來修繕加蓋房舍，特藏組的善本書也從中部運來臺北，全館開放閱覽。我的工作也調動，管理人事行政。館長在館務會議時，要求工作同人戮力從公之外，還有人格與品德以及進修等的訓勉，他常說：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是學術圖書館，但也是公共圖書館，故也負有社會教育的任務。」他更說：「我們是一個機構，但也是一個大家庭。」他處事明察秋毫，是個非常嚴正的大家長。

因我對圖書館業務有興趣，經向館長報告，想去教育部暑期舉辦的「圖書館工作人員研習班」進修，後得批准前往。在我受了初級班與高級班兩次研習後，調派到閱覽組擔任書庫管理與辦理國內外書展工作。

55年蔣館長榮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後，繼任館長為屈萬里，後任館長為包遵彭，李志鍾，諸家駿，王振鵠等，我都在閱覽組工作，俟留美歸國學人李志鍾任館長時，我的工作調動，在參考室任參考諮詢，兼理館際合作業務，但仍屬閱

【故
舊
篇】



覽組。

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，供專家學者學術研究之外，各階層人士往往希望在短時間內求得某方面的綜合知識，他們的問題形形色色，有電話、有書面，這些問題是可以有充份時間查得答案，屬口頭諮詢，因是面對面，那時沒有電腦輔佐，全憑經驗，當讀者得到滿意的答復，道聲「謝謝」離去，內心的喜悅難以筆墨形容。有時限於學識或時間，不能即時作答，只好留待下次答復。這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工作，我常寫下問題與解答的步驟，作成記錄，以內容來予以分類排列，裨以日後查閱之用。（這些資料，後來也成為我寫「書僮書話」內容的一部份。）

在拙著「書僮書話」出版時，我以「現代書僮」一文代自序，大意是說古時候的書僮，祇侍候公子磨墨拿書，而現在的參考館員是大眾的書僮，必須為讀者解答問題，指點閱讀門徑，或者撰寫新書評介等。也是讓人明瞭圖書館的參考服務，多利用圖書館…。此書有蔣復璁與王振鵠兩位前後任館長寫序，當時的閱覽組主任劉崇仁也寫了序文，內容也包括我在工作之暇所寫的見聞與心得。

有次我寫了一篇有關「陸放翁」的短文在文壇雜誌上發表，因註明出處，得好評，蒙約稿。只因我公事家務之餘，寫作時間無多，多年以後才集篇成冊。蔣館長在序文中先提到我的先翁周承德，後說「唐女士研習法律，然志趣在文化教育事業，而對於文藝興趣更濃。近年來其作品散見報章，亦偶編電視劇本。其散文、劇本應徵多種徵文徵劇，皆曾得獎，今見其發表之陸游、李白…等古代文學家之生平事蹟，彙集成冊，題名為『文學家的故事』。在其生動文筆之下，諸家

栩栩如生，並介紹諸家之重要作品，至其文筆流暢，更具有傳記價值。今唐女士一子一女皆已讀大學…望其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…」是書蔣館長序於64年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任內，其中頗多鼓勵與溢美之詞。

在王振鵠館長時，於76年館舍遷到中山南路新館。我到新館不久，突然發病，右髖骨關節炎，又脊椎骨質疏鬆，壓到神經，疼痛非常，不能舉步。治療中，考量請病假多時，故而申請退休，告別了15年的參考工作。還未到60歲，便也離開了我工作33年的中央圖書館。

我從沒想到我一蹶進圖書館，竟成了我的終身工作，因為這兒有可愛的人與事，增進見聞的書，令人樂而忘我。我雖寫過圖書館員甘苦談，但我還是認為甘多於苦！故樂於為書辛勞，但因病而無奈退休。

在我退休之後，雖在病痛中，仍繼續以寫作舒發心情，也記下見聞，並為國語日報續寫「好書引介」。後來為青少年寫法律有關問題或故事，以「法律與生活」為專欄名，每週刊出一篇，寫了三年多，由國語日報出版，題書名為「生活法律故事」，是年被新聞局評選為青少年優良讀物。此後我寫些散文，短篇小說，出版了散文集「彩色人生」與「優游於快樂時空」以及兒童文學小說「媽媽在美麗的花園」等。但在出版業不景氣的現代，彙集的短篇小說迄未出版，而不識時務的我，還在寫長篇小說「冰雪與陽光」，寫一個小女孩在動亂時代成長的故事，她如何從水鄉江南逃到臺灣的際遇與週遭見聞，直到老年又漂流到美國，他鄉遇故知以及種種的奇妙安排。已寫了十之七、八，但我因老、病與雜事牽絆，寫寫停停，可不知何日得以完成？自己



也無法預料，一切都在未定之天。

102年4月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自民國22年在南京創建以來，進入第80年。去年八月初我收到現任曾館長淑賢為慶祝國家圖書館80大壽，通函退休人員在圖書館留下的影像點滴與人分享，請提供老照片等，我找出一些，但因懶散，又覺不合適，尚未送出。最近與老同事（退休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汪雁秋主任）通電話，她談到館慶等事，使我想起了籌備處工作時年輕的我，也使我想起去年十一月間一位陳先生來電話說：「今年度《九歌散文選》由隱地主編，錄用你在華副發表的『羅蘭的笑談』要徵求同意。」我當然同意！我想並不是我寫得好，而是寫名作家羅蘭女士的關係！却是我服務於圖書館33年，退休25年以後我感覺到喜悅的一件事！希望這不是句點，而是逗點，讓我在文學的路途上繼續前行！能寫出更好的作品！

我覺得引領我走上寫作之路，完全是由於我進入國家圖書館所導致，我的進入圖書館並不是我所預期之事，却使我轉換了人生跑道！這真像是天地間的大主宰在引領著我！祈求天主護佑，賜我平安健康，繼續前行！阿門！因我是天主教平信徒，故以此作為結語。請別笑我不知「老之將至」或「老之已至」！我相信聖經裡有這樣的記載：「有求的會得到！」